

# 想起了我的几位老师

原创 王子君的碎碎念 王子君的碎碎念

2021-09-10  
21:00

反正教师节，应应节，闲聊一下我的几位老师。

第一位我印象最深刻，是我的初中数学老师，关于点拨。

我初中时学习鸟差，全校七百号人，我能排到三百多。

我的初中不是重点，甚至算不上平均水平，三百多的排名就是职校中专。

那时我的数学老师，湖南人，一个敦实的黑胖子。他平日骂人很凶，有时候直接上手。但初二的某一天，他难得客气，把我拎到角落里，说：

“子君，你还是要考个普通高中，读职校中专，未来就小了。这样吧，你这几个月不用做卷子，每天做我给你出的一道题就行”。

我怕被他打，连忙应允。

真的就每天一道题，应用题。第二天放学后，我要去他办公室，详细讲解我是为什么这么解的。如果解不出，他会和我再讲一遍，我再解一遍，并再把解体思路向他讲一遍。

托他的福，我初中毕业考进了佛山一中，佛山市的重点高中。

同时期还有两个老兄享受我这待遇，一个每天做两道，一个每天做三道。后来做两道那位考进了中山大学，做三道那位考进了南开。

在我险些成为混小子的时候，这位老师在最容易断链的数学科目上，给我指出了体系化学习的方向，我深为感激。

可惜他已于十年前去世，每思至此，心怅然有缺。

第二位我印象也很深刻，但色色的。

是我高三时的英语老师，她三十岁出头，一米六五左右。一副细黑框眼镜，小圆脸小波浪，上课喜欢穿着套裙黑丝高跟三件套。

虽然衣着非常保守，从不暴露，但对于荷尔蒙旺盛的高中生，那曲线已经是油煎火燎般的心动了。

她在课室里走动时，高跟鞋的每一声地面踩击声，仿佛就敲到了全班男生的骨头里。

我那时坐第一排。我和我同桌两个小胖子，最喜欢把笔弄地上，然后弯腰去捡，边捡边悄悄偷瞄一眼。

一堂课45分钟，这笔能掉十次。

有一次我同桌笔又掉了，刚弯腰，她的高跟鞋就踩在了笔上。同桌抬头看她，她似嗔半笑地说：

“看够了伐？”

全班哄笑。

十多年后我那个同桌喝酒，还是会聊起他高三时，从高跟鞋尖抬头，一直向上扫视到老师那双大眼睛的画面。  
(其实我也是)

她的那种大方得体，对小男生那点荷尔蒙小心思的坦然和分寸，几乎成了我俩日后对成熟女性的审美标杆。

老师如今生活美满，前些年我还托同学送去香水。看照片，四十来岁依然笑靥如花。

第三位，是大学时的系主任。

大学时我花钱没什么节制，好吃，好蹲网吧。也不愿拉下脸问家里要钱，不得不四处找打工的机会。

发过传单，给书店做过收银员，还给电视剧剧组校对过剧本。后来系主任要招些本科生去做文字录入，每次50元，我自然也屁颠屁颠地去了。

这是位看着有些腼腆的老哥，头发有点鸟巢，永远一身过于宽松的西装外套，中等个子中等身材，放到人群里很难找。

上课时，如果有人能回答他的问题，那么他的眼神能偶尔亮起来；如果所有人都是死气沉沉，那么他的眼神就会保持涣散，继续PPT催眠。

在他的研究所里，我那时正在录入，他在旁边和自己带的研究生开会。当时做的课题关于智能手机，他问了个问题：你们觉得还需要补充什么？

研究生们低着头，大家都想早点溜号。

我随口提了一句：可以写写智能手机对舆论的影响呀。

他眼神亮了起来，和我聊了十五分钟。最后他说：你能不能把你的想法写成论文？

我：可我还会写论文（我才刚大二）。

他：我教你。

于是在中国传媒大学东门的网吧，连续两个月蹲着一个胖子。别人打游戏听歌甚至看毛片（那时候网吧自己就有片子），这个胖子开着浏览器查资料。

千把字的想法，他逐字逐句指导，最后成了3万字有模有样的论文。

最后交完稿那天，他一边翻着稿子一边说：你要是有志于学术，我招你做研究生；你要是不想走这条路，这就是你的毕

业论文，大三你就可以去上班了。

他真的说到做到。我大三伪造年龄去了马尼拉，大四去了一家当时本土前五的公关公司，他从不过问。

到集体审毕业论文那天，他对其他几位老师说：这位同学的论文是我指导的，我觉得挺好，可以直接过。

前后不到三分钟。

他让我近距离看到了一种学者的严谨与洒脱，身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

现在他在北外做教授，学生遥祝老师万事顺意。

其实还有些老师，给过我一些很负面的记忆。

但时间确是最伟大的雕刻家，去芜存菁，去繁就简。不能说都能原谅，但美好的记忆更加闪光。

老师是社会关系里最奇妙的一群人：短暂过客，没有血缘也不是亲属，却往往能影响你的一生。

愿大家都能遇上好的老师，愿这些好的老师都获得幸福。

